

南京图书馆藏刘恭冕未刊稿《韩非补校》考略

李晓明 吴柱

内容摘要:清代扬州学派刘台拱、刘宝楠、刘恭冕三代学术精湛,而学界论及刘恭冕的学术成就,唯有续成其父的《论语正义》为世所称,所撰《论语正义补》、《何休注训论语述》、《广经室文钞》加在一起不过寥寥数卷。其实,刘恭冕尚有其它数种遗稿存世,未经发掘董理,鲜为人知。其中南京图书馆所藏《韩非补校》手稿为刘恭冕年少时所作,共有校注札记335条。其初衷在于补正顾广圻旧说,训诂考辨亦颇精核,可以考见其家学传承。文中盛推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之学,可见其治学旨趣和师法渊源。又颇引类书以资校勘,在清儒治《韩非子》中为最早实践。

关键词:刘恭冕;《韩非补校》;校勘;训诂;家学

笔者在南京图书馆见署名刘恭冕著作《刘叔俛杂稿》及《韩非子补校》二种,皆手稿。其中《刘叔俛杂稿》卷秩颇丰,皆草书小字,仓促未能细绎。刘岳云曾撰《族兄叔俛事略》,称刘恭冕“自著仅《广经室杂著》札记数卷”^①。此所谓“杂著”,不知是指《广经室文钞》还是《刘叔俛杂稿》,抑或此句可读作“《广经室杂著》、《札记》数卷”?此尚待他日复核。《韩非补校》一种篇幅较小,笔者从容审读,故能略加考述如下:

是篇一册,48页^②,不分卷,写于方格稿纸之上,有楷书、行书、草书多种笔迹。书前有刘恭冕所作《韩非补校序》(以下简称《自序》),其云:

予于去岁应郡试,暇日无事,由从坊间贾《韩子》,读之,则聚文堂所刻本也。既读一过,苦其版本讹误,蓄疑殊甚。归里后,取家藏顾校明道本

①刘台拱、刘宝楠、刘宝楠、刘恭冕著,张连生、秦耀宇点校:《宝应刘氏集·刘恭冕集·附录》,广陵书社,2006年,第593页。

②书中杂入刘宝楠所作《与朱铨甫先生书》3页,《韩非补校》不计封面、封底实际应为45页。

校之，多所订正。乃择存二百余条，皆顾所未及者^①，都为一卷。予尝欲偕同人仿阮氏《十三经》之例，为诸史、诸子校勘记，皆以他事因循未果。故记于此，以为他年之约云。

道光壬寅正月，恭冕自识。

此序落款时间为道光壬寅，即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。案刘恭冕生于道光四年（1824），则作此序时年方十八。刘岳云在《族兄叔俛事略》中云：“族兄叔俛……锐志问学，不坠其绪。坐恒挟书，有得，辄识上方。少时纂述已及尺，惊其长老，后以为不足存，往往毁去。”^②然则《韩非补校》亦是少时所作，后来学殖渐深，以为此篇不足以传世，遂弃而不取乎？

《自序》中云“取家藏顾校明道本校之”，而正文首行题名“韩非子补校”下小字标注为“乾道本”。案“明道”为北宋仁宗年号，“乾道”为南宋孝宗年号，相去百余年。《韩非子》版本系统中尚可见的宋本唯有“南宋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刻本”，清代李书年藏有此本。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，吴鼐借得李书年宋刻本影抄，并于次年刊刻，请顾广圻进行校勘，并将顾所撰《韩非子识误》三卷附刻于后，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书成。由此可见，《自序》所谓“顾校明道本”乃是“乾道本”之误。吴鼐自题所刻本为“乾道本韩非子廿卷”，故学界习称此本为“乾道本”。其实宋刻原本如今已经亡佚，吴鼐刻本亦只是影抄乾道本的仿刻本^③。

《自序》中所提及的“去岁应郡试”，即指道光二十一年辛丑（1841）的童试，其时刘恭冕年十七岁。清代童试分三个阶段：县试、府试、院试。县试通过后进行府试，府试通过后便可称为童生。童生通过院试即可进入官学成为生员，即秀才。县试、府试每年举行一次，院试则三年举行两次^④。《自序》中所说的1841年童试，刘恭冕在其《广经室文抄·故友任君汉卿缔交记》中亦有提及，其文曰：“江都诸生任君汉卿，少有至性，寡交游。予于辛丑应府试，与君订交。”^⑤由此可知，《自序》中的郡试乃是指府试阶段。且刘氏在应考期间，结交了江都任汉卿。任汉卿即任云倬，师从清儒凌曙、梅植之、刘文淇，精于《易》《礼》。刘恭冕与其过从甚密，学术风格上亦必互为影响。

刘氏在《故友任君汉卿缔交记》中又说道：“甲辰，予以县试不利，忧愤辄致疾。时府试案未发，君令予举诵所作文，予述毕，君令复述，起为予慰曰：‘此文当第一，但衰飒，必置第二。’榜发，如君言。”^⑥由此可知，刘恭冕又参加了道

①此序亦见于《广经室文抄未刻手稿》中，唯“顾所未及”之后尚有“或有驳正顾说”六字。

②参见《宝应刘氏集·刘恭冕集·附录》，第593页。

③参见张觉《韩非子校疏·前言》之二《韩非子的编集和流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10页。

④清代科举制度可参商衍鎏：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3年版。

⑤《宝应刘氏集·刘恭冕集》，第579页。

⑥《宝应刘氏集·刘恭冕集》，第579页。

光二十四年甲辰(1844)的县试和府试,且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府试成为童生。这说明1841年的府试刘氏未能通过,且1842、1843年的童试刘氏如果参加的话,也同样名落孙山了。据《清史稿·儒林传》载刘恭冕为光绪五年(1879)举人^①,刘岳云《族兄叔俛事略》亦云“兄附监生,中己卯举人”^②,可知刘恭冕在通过童试后曾由地方举荐进入国子监成为生员,但一直到1879年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。当时他已五十六岁,四年之后因中风而病逝。姑且从1841年童试开始算起,刘恭冕的科举之路历时近四十年,且止步于乡试举人,亦可谓坎坷曲折。童试阶段即往往落榜,无怪乎他会因1844年的县试未考好而忧愤致疾了。

二

《自序》虽作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,但该书写定成今貌尚在此之后。根据书稿结构、内容的增补情况及字体变化,可知该书大致分三次完成。《自序》作于初稿完成之际,其后至少还有两次增补过程。

第一部分为楷书写就,包括序文在内共计37页,以《韩非子》篇名为次,共有校勘或笺证札记252条。校勘即以吴鼐所仿刻顾校影抄乾道本为底本,与聚文堂本对校,或列其异同,或断其是非;笺证诸条则以驳顾广圻《识误》为主,或训诂字词,或疏通文意。此252则案语即是《自序》中所云“取家藏顾校明(乾)道本校之,多所订正。乃择存二百馀条,皆顾所未及者”,是为此书初稿部分。案聚文堂本刻于清嘉庆九年(1804),乃是以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刻本为祖本,顾广圻《韩非子识误》中所称“今本”即指赵本。学者校注《韩非子》必取赵用贤刻本,故聚文堂本之校勘价值不大。且《韩非子》版本众多,刘恭冕乃仅取聚文堂本与吴鼐刻本对校,其成果想必有限。古籍校正往往后出转精,至王先慎、陈启天、陈奇猷、张觉诸先生广稽善本,汇而校之,斯可谓为精密。然刘氏自云其作此篇意在补苴顾广圻《识误》未及之说,仅就此而论,则亦不必求全责备。

第二部分为札记14则,共6页,字体与第一部分相同,计有《主道》篇2则,《有度》篇1则,《十过》篇4则,《喻老》篇1则,《说林上》篇1则,《说林下》篇2则,《内储说下》篇2则,《外储说左下》篇1则。此部分校正文字,不取乾道本与聚文本对校笺证,乃全引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之说,不著己见。案王念孙生前曾撰《读书杂志》十种,念孙歿后,其子王引之检寻遗稿,整理为《读书杂志馀编》二卷,其中收录《韩子》14条。可见刘恭冕于《韩非补校》初稿完成之后,得阅王念孙、引之父子所著《杂志》,以其为精确不刊之论,遂将《韩子》14条全录于此篇之末。高邮王氏与宝应刘氏同为扬州学派大家,刘氏自刘

^①赵尔巽等撰:《清史稿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3291页。

^②《宝应刘氏集·刘恭冕集·附录》,第594页。

台拱时与王念孙交情笃厚,相与切磋学术,互为影响,观《刘台拱致王念孙书札》及王念孙《刘氏遗书序》便可知晓^①。刘恭冕抄录《读书杂志》之说,亦可窥见其少时即对于王氏父子之学甚为推挹。

第三部分乃是对第一部分的增补,按所属篇名直接补书于原稿页眉及页内空白处,不另起新纸,字体用行书或草书。此部分共有校补笺记 69 则,大致以证成或证伪顾广圻《韩非子识误》之说为主,而其中引据《艺文类聚》所引《韩非子》之文多达 52 则,可见刘恭冕又曾取《艺文类聚》用作“他校”之资。试举数例:

《十过》:平公之身遂瘡病 顾云:“瘡,当作痊。痊,正字作癘。”案:《艺文类聚》卷一百引此正作“癘”。

《说林上》:乃相衔负以越公道 藏本、聚文本“公道”下有“而行”二字,顾云不当有。案《艺文类聚》卷九十六引有“而行”。

《守道》:其备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 顾云:“‘法治世之臣’句有误。”案:《艺文类聚》卷五十四引“备足以必完”,无“法”字,则“法”字盖衍也。

《难四》:夫圣舜生而在上位 顾云:“藏本、今本‘圣’作‘尧’,非也,此‘圣’下有脱文。”案:《艺文类聚》卷五十二引“夫尧舜(脱舜字)生在上位”,与藏本、今本合,顾校非。

案《艺文类聚》之外,唐宋类书中如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白氏六帖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事类赋》诸书亦多称引《韩非子》,可为校勘之一助。即《艺文类聚》之中所引《韩非子》之文,亦不止 52 处。至王先慎《韩非子集解》、陈启天《韩非子校释》、陈奇猷《韩非子集释》则广搜博采,粲然大备。然论先创之功,则引类书以校《韩非子》,实以少年刘恭冕为最早。

三

刘恭冕此篇虽名为“补校”,实则兼校与注。其中注释札记若干条,不乏精彩论断。注释以训诂字词为主,亦间有疏通文句以申讲大意者。即以训诂诸条而论,又有两种形式:一种仅表出结论,不做考证,简洁明了。试举数例:

《安危》:奔车之上无仲尼 案:“奔”与“僨”同。

《内储说上》:吾以尔请之矣 案:以,为也。

《外储说左上》:不礼则周主上之法 案:周,曲也。

《外储说左上》:刻疎人迹其上 案:疎,大也。

《外储说左上》:楚人已成列撰阵矣 案:撰,具也。

《难四》:是承为乱也 案:承,重也。

“奔车”一条,刘氏训“奔”为“僨”,僨即覆败之义,与下文“覆舟之下无

^①参见《宝应刘氏集·刘台拱集》,第 31、36 页。

伯夷”正相对仗，确乎无疑。陶鸿庆亦持此说，然刘恭冕已言之在先了。又“吾以尔”一条，刘氏训“以”为“为”，犹言“我为你请之”，是也。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皆有此训^①，《老子》“众人皆有以”，河上公注：“以，有为也。”^②《左传》“封疆社稷是以”，杜预注：“以，犹为也。”^③又《论语·为政》“视其所以”，朱熹注：“以，为也。”^④皆是其证。后人不解，而多妄改，今道藏本作“吾为以尔”，赵用贤本作“吾已为尔”，陈奇猷《校注》、张觉《校疏》皆从赵本，不知“以”之训“为”自古有之，而宋本固不误也。诸如此类，皆卓然有识者。

另一种则是既下结论，又不厌其烦，旁征博引，多方考据，以证成其说。试举数例：

《十过》：施夷之台 案：《左传》“晋作鹿祁之官”，《说苑·辨物篇》“晋平公筑鹿祁之室”，又“平公置酒鹿祁之台”，又《正谏篇》叔向对晋平公曰：“君为驰底之台，上可以发千兵，下可以陈钟鼓。”“驰底”当作“鹿祁”，声近而误也。“鹿祁”通作“施夷”，此及《论衡·纪妖篇》俱作“施夷”。《史记·乐书》“夷”作“惠”，《正义》曰：“一本鹿祁之堂。”

《内储说下》：遗哀公女乐以骄荣其意 王渭曰“荣”当作“荧”。案：王说非。荣，惑也。《易》“不可荣以禄”，王氏引之释“荣”为“惑”，是也。《汉书·李寻传》“日且入，为妻妾役使所营”，《荀子·宥坐篇》“言谈足以饰邪营众”注：“营读为荧。”《庄子》“是黄帝之所听荧也”，又云：“而目将荧之。”荣、营、荧古字通用，不必改“荣”为“荧”。下“以荣其意而乱其政”同。

《外储说左上》：夫犬马人所知也，旦暮罄于前，不可类之，故难；鬼神无形者，不罄于前，故易之也 案：罄，见也。《诗》“佻天之妹”，传：“佻，罄也。”《韩诗》作“罄”，是“罄”有“佻”义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“今夫图工好画鬼魅，而憎图狗马者，何也？鬼魅不世出，而狗马可日见也。”

案“施夷”一条，刘氏欲证“施夷”即“鹿祁”，音近而假借，乃广引《左传》、《说苑》、《论衡》、《史记》诸书；又“骄荣其意”一条，乃引《周易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庄子》之文，又据杨倞、王引之之说，力证“荣”、“营”、“荧”三字通用，“荣”即有“荧惑”之义，从而驳王渭改字之说；又“罄于前”一条，先引《诗》传以证“罄”有“见”义，复引《淮南子》之文与《韩非子》本文对勘，二书文意相同，而一作“罄”，一作“见”，则“罄”之训“见”可以坐实矣。诸如此类，皆考证翔实，信而有征，尤见功底。刘岳云称刘恭冕“所学于训诂文

①顾野王：《宋本玉篇》，中国书店，1983年，第60页；周祖谟：《广韵校本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253页。

②河上公注：《宋刊老子道德经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32页。

③杜预注，孔颖达等疏：《左传正义》，中华书局影印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1980年，第2149页。

④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56页。

字,辨覈极精确”^①,由此可见端倪。

此前所述,皆刘恭冕训释考证之美者,而不及其臆断失误之处。不可否认,刘氏于此篇中所发训诂亦或失之偏颇,瑕瑜互见。今当审慎判断,甄别去取,试举数例而辩证之:

《扬权》:上有所长,事乃不方 案:“方”与“妨”通,害也。

《奸劫弑臣》: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,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,身故不肖,力不足以适二主,其势不俱适 案:“适”与“敌”通。

《解老》:众人离于患 案:“离”与“麗”同。

《内储说下》:御因揄刀而刺美人 案:《诗》“或舂或揄”,“揄”亦作“搯”,“搯”、“抽”同字。

案“事乃不方”条,刘氏训“方”为“妨害”之义,则是对“上有所长”持肯定态度。而法家出于黄老,韩非认为贤君之政应当无为而治,《主道》篇提出明君之道应该去智、去贤、去勇,有功则君居之,有过则臣任之,故韩非决不提倡“上有所长”。俞樾曰:“事乃不方,犹言无方也,谓不得其方也。”^②此说是。又“适夫人”条,“适”字当从松臯圆、张觉之说,训为顺从、迎合^③。意为春申君之妾欲中伤正妻,遂云顺从夫人则不能事春申君,顺从春申君则不能事夫人,势必无法同时讨好。以此表示夫人与君离心异志,从而挑拨离间。刘氏训“适”为“敌”,殊失文意。又“离于患”条,“离”字当从王先慎之说训为“罹”^④,即遭遇之义,与下文“陷于祸”对文。刘氏训“离”为“麗”,不确。又“揄刀”条,刘氏以为“揄”为“搯”之假借,“搯”、“抽”同字,则“揄刀”即抽刀。案《说文》:“揄,引也。”^⑤则“揄”字固有抽引之义,不必求诸假借。诸如此类,皆义有未安,不必讳言其失。

四

总而言之,《韩非补校》为刘恭冕年少之作,其校勘、训释固然不可谓之成熟完备,然而透过此篇亦足以窥见其早年的学术根基及治学旨趣,对于全面考察刘恭冕之学行与宝应刘氏家学源流,当有所裨益。刘氏在《自序》中称欲仿阮元《十三经》之例校勘诸史、诸子,可见其学术抱负自幼便卓犖不凡,而《韩非补校》只是他校勘诸子的初步实践。事实上,刘恭冕之所以有志于此,深层原因还在于其家学渊源之熏陶。其叔祖父刘台拱为乾嘉学派之翘楚,精于校注古

^①参见《宝应刘氏集·刘恭冕集·附录》,第594页。

^②俞樾:《诸子平议》,上海书店,1988年,第413页。

^③张觉云:“这句是说:迎合夫人(春申君的正妻)并不是用来侍奉您的办法啊。下句句式与此同。”见张觉:《韩非子校疏》,第268页。

^④王先慎:《韩非子集解》,中华书局,1998年,第139页。

^⑤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,中华书局,2013年,第255页。

籍，所作《论语骈枝》、《国语补校》、《荀子补注》、《淮南子补校》、《方言补校》等皆校勘精当，考证平实；其祖父刘履恂勤于学问，与刘台拱相互切磋，所作《秋槎杂记》考辨群经传记，尤详于名物制度，纯粹是朴学功夫。张舜徽《清人笔记条辨》谓其“着墨无多而语甚精核”^①。其伯父刘宝树先后受学于刘履恂、刘台拱，锐意向学而不轻于著述，所作《经义说略》考辨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诸条，长于音韵训诂，可见考证功底^②。其父刘宝楠深受父兄濡染而能卓然自立，为扬州学派之中坚，同样精于校勘与考证，所作《论语正义》足以传之不朽。

刘恭冕以思述前业为己任，为学亦无主奴之见，发言审慎精当，时人尝评价其《论语正义补》“谊至精确，皆前人未发之蕴，有功经训甚巨”^③。刘氏自云“广经室者，家君授恭冕兄弟读书之所，既以所闻思述前业，而旁及百氏，凡周、秦、汉人所述遗文逸礼，皆尝深究其旨趣，略涉其章句”^④，由此可见刘恭冕治学气象和风格与父辈之庭训密不可分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李晓明，男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：历史文献学。

吴柱，男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讲师。研究方向：历史文献学。

①张舜徽：《清人笔记条辨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54页。

②该书见《宝应刘氏集·刘宝树集·娱景堂集》卷上，第56-70页。

③刘恭冕：《论语正义补》，《无求备斋论语集成》第37册，台北艺文出版社，1966年，第2页。

④《宝应刘氏集·刘恭冕集》，第575页。